

叢詩星海

花蘭川

著克蒂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行發社版出原莽

119
I.226
359



海 星 詩 叢

小 蘭 花

蒂 克 著



3 1764 2920 1

莽 原 出 版 社
藏 館 書 圖 平 北 立 國

目錄

朱光潛先生序	一
蘇雪林先生序	二
馬彥祥	三
駱鈞明	四
油桶邊	五
小蘭花	六
月夜	七
湖畔	八
暮秋	九
夜行	一〇
露聲	一一
打柴	一二
蘆花塢	一三
山谷	一四

石匠	四七
老寸和油印機	五〇
小鬼阿根	五四
偵探老李	五六
血仇	六〇
傅令員和大紅馬	六五
劉黑疤	六八
紅腰槍	七〇
我們站在中條山上	七四
我的故鄉	七六
彈防如	七九
憶梨風	八一
一個傷兵的歌	八四
放羊的孩子	九三

朱光潛先生序

我認識蒂克，先於認識蒂克的詩。近年來大學外文系學生們祇知道讀些外國作品，不肯練習創作。這很使教外國文的人掃興，失望；因為讀了許多作品而不能引起寫作興趣，多少見出文學興趣不濃厚，而且自己沒有親嘗寫作的甘苦。對於讀人的作品究竟不免有些隔膜。蒂克在我所能教的英文系班裏是極少數努力寫作者中之一，曾來找我談話，使我深切地認識他的樸潔直的性格，和對於文藝的熱忱。

他自己參加過抗戰工作。這本詩集所寫的大半是實地觀感。他還年青，他的作品自然說不上成熟，但是他的前途很有希望。他的詩有藝術作品所應有的好處，真誠。我讀過好些新進作家的詩，普遍的毛病是吶喊叫囂，心裏並沒有深的感觸而要現出興奮的樣子，使人覺得他空洞虛偽。蒂克的詩沒有這種毛病，他很樸素地寫自己所見到的東西，從沒有什麼造作，也沒有什麼銜鑱。他所見到的也許有時不很深刻，寫的技巧也許有時不免單純，但是時間，學力和經驗會逐漸引他走上比較寬大的路，有些新詩人絕對無前途，蒂克是有前途的。

這本詩集將出版問世，我很高興把我的印象寫出和一般讀者參較。

三十一年春朱光潛

小蘭花序

雪林

大自然的力量永無窮盡。大自然的恩惠也永遠不知有所吝惜地向大地傾注。一到春天，便姹紫嫣紅，爭芳競豔：自孤傲的梅花，富麗的繡毯，凌波獨步的水仙，春眠未足的海棠，羣花之王的牡丹，至於卑微的蒲公英，瑣屑的虎耳草，都有它們開放的權利和扮裝整齊到這世界來賣弄一番的興趣。同樣，人才也一輩一輩的茁起，雖然李白，杜甫以後，不能再有李白，杜甫；莎士比亞，彌爾頓以後，不能再有莎士比亞，彌爾頓，但一代有一代的特殊天才，特殊風格，證明了人才也像自然界的花草，只須你不故意去剪刈，摧殘，自會每年欣欣向榮，繁盛一時的。五四以後，新文學的成績只有新詩最難令人滿意，致有些神經過敏的人，發生『此路不通』的感想。許多老詩人因此擱筆或改行，但年青力壯，富有信心的少年詩人，却仍然在黑暗之中摸索他們的路線，在荊棘滿布的山野裏開闢他們的園地。可喜的是傳統的窠臼早已打碎，舊有的錐側也早已擺脫，讓他們自由自在地去尋覓新的字彙，新的詞句，新的描寫技巧，新的表現方法。他們的作品也許還很稚嫩，還不能說已走上軌道，然而已走這麼新鮮活潑，洋溢著生命的力量，創出了舊詩壇一向沒有的意境和風調了。這裏讓我向讀者介紹一本『小蘭花』，它是這樣的小，小得來收不進大人先生們的正眼法竅，它遵守蘭花們的規矩，生於幽谷之中，疏

泉之畔，山石之後，即使最好奇的遊人，走過它的面前，也不會爲它停留脚步，然而每當風和日麗之際，它那遏制不住的芬芳，一陣一陣撲入你的鼻官，使你不由得要驚訝地向前探索而喜不自禁地喊道：『瞧，這裏一朵蘭花，這麼小，却又這麼香！』

是前年吧，不。大約是大前年，即抗戰發生後第三年，一位青年來敵寓拜訪，經他自己介紹，知道他是參加過抗戰的詩人蕭克，也就是『小蘭花』作者。他是山東人。山東是產生孔丘，孟軻，墨翟那些哲人的地方，也是產生武漢臣，孔尚任那些劇作家；孔融，李攀龍，蘭陵笑笑生，王士禛，蒲柳泉那些文學家地方的。山東文學氣魄是磅礴浩瀚的，力量是潑刺橫恣的，描寫是細膩曲折的，但也不缺乏真正的幽默，秀麗的豐神，溫磨的氣味。山東是我一向『心嚮往之』的一個省份。山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應該有它重要的地位。我覺得我們青年詩人蒂克便承襲了這份可貴的文學遺產，換言之，充分表現了這種特殊的氣質，他的詩歌就包涵了『壯大』『秀美』『兩種似乎不能並存而偏偏並存的風格的長處。又加之以他們年青人特別的『天真』和『淳厚』。

抗戰的颶風將許多時代的渣滓掃蕩了，肅清了，同時也把許多有爲的青年帶到前方，給予以嚴酷無情的鍛鍊。它使他們睜開眼睛看見從前看不見的事物。它使他們嗅見血的腥臊，槍砲的硝煙。它使他們聽見戰馬的嘶號，兵士的吶喊，飛機大砲的轟隆奔雷，天動地。它使他們淋風沐雨，忍飢挨餓，崎嶇奔走，出生入死。我們的青年詩人便這樣在晉南工作過兩年，他曾走過黑夜奇險的太行山的高峯，他曾參與過敵人視爲禁忌的中

條山的戰鬥，他曾目睹過將城石壁間敵軍暴行留下的遺跡，他和那些抗戰的無名英雄如騎着紅馬的劉黑龍，抗着紅纓槍的阿毛，與油印機共生死存亡的老丁，在掛牆上寫歪歪扭扭的抗日字句的外鬼阿根，爲裝敵引誘敵兵至埋伏地而戰之的樵夫，裝癡裝傻敵兵踢他叩頭，敵兵逼他吃狗屎他不得不乾的偵探老李，都混得很熟，他寫出他們的相貌，畫出他們的言談舉止，傳出他們的脈搏心跳，吐出他們的怨恨憤怒。這可使我們知道老百姓們在時代裏如何的被污辱，遭犧牲，但他們全有一顆不肯屈服的心，又如何在這戰線裏努力工作，如何艱難而巧妙地執行他們抗敵衛國的義務。

在這裏作者劃出的線條是粗獷的，強悍的，鏗亮着戰士赴敵的熱誠和魔鬼復仇的瘋狂的。我要請你讀一讀下列的詩句：

風沙號叫着

禁閉起了金黃的斜陽

夜——

從黃昏的風砂裏爬出

展開了黝黑的翅膀

敵人罪惡的魔掌

凶猛地抓撕着我的故鄉

泰山氣得臉色發青

黃海，渤海

嘶喊着復仇的殺聲

紅霞揚起了戰旗

峭空呼嘯着腥風

×

×

×

故鄉

山林裏沸騰着殺敵的洪流

廣漠的原野上

輝耀着鎌刀，斧頭

成羣的粗壯的大漢

咬着牙，瞪着眼

在同敵人作生死的搏鬥（我的故鄉）

我們站在中條山上

紫銅色的面孔

向着西方：

秋天的原野

敞露着褐色的胸膛；

汾河像一條淚痕

把被凌辱了的草原

縫成一件送葬的衣裳！

.....

黃昏挾着風雷

大踏步地走來，

驚人的閃電

想把濃雲的長天劈開！（我們站在中條山上）

熊熊的烈火，

燒烤着三顆血淋淋的心，

肥嫩的肉

慢慢地捲縮，焦灼，

縷縷蒸騰的水氣

洋溢着三顆心的

無限的怨悔

鄉愁

和遺恨！

×

×

×

阿毛幾個人

吞嚥着半生不熟的心，

鮮血濺污了嘴角

粗壯的面容

泛着勝利的歡欣！（紅櫻槍）

看，太陽噴出紅的光芒

給大地披上了一件血的征衣

燦爛的金光

向黃帝子孫悲壯的默啓：

「唯有血的戰鬥

才能殲滅暴敵，

唯有戰鬥的鮮血

才能把恥辱澆洗！」（血仇）

正如『像曠野的風，捲着曠野的雲，永不休停的掠過』一陣旋風，捲來了一陣黃沙，沙漠上的蓬帳裏，吹起了悲壯的暮笛。『一嗖一嗖』敵人的子彈，從耳邊擦過，他的心頭擦起了火，紅馬也憤怒地把尾巴撒直。他們勇敢地衝過敵人的火網，是那樣的迅速！同敵人的子彈賽跑似的。』這樣宏壯粗獷的歌聲，只有『生長北國蠻壯的漢子』如蒂克其人者，才能唱出。但我個人却最愛他『我的故鄉』那一首：

我的故鄉

是多麼雄偉壯闊

頭戴着泰山

腰繫着黃河

大明湖做了他炯炯的眸子

膠東半島

伸在太平洋裏洗腳

×

×

×

我的故鄉

是多麼地堅強

陽山給他披上了鎧甲

金嶺頭的鐵鑛

做了他鍋強的心臟

無論是白天黑夜

他都在戰着洶湧的海浪

：另一面的清新秀麗，溫床積至，豐富繁縟的想像，細膩曲折的觀察，請你再看到下列詩句

兩座陡峭的高山，

把天空剪成一匹青緞，

蝴蝶輕舞着美麗的翅膀，

青蛙們蹲在草叢裏閒談。

山風像一位溫存的姑娘。

輕輕拂弄着

綠樹林子的琴弦。

×

×

×

冷冬躡着脚步走來，

山谷打扮成一身素白，

結着冰花的河面上，

閃耀着水晶般的銀光。

×

×

×

傳了一臉雪粉的山谷

像面施細膩柔嫩的胸脯，

風指彈去了枝頭的雪髮

露出了一朵

漾着嘴兒笑的梅花。

×

×

×

呢喃的燕子啣着春天，

用嫩綠的絲線繡着山麓；

草芽好似受不了委屈，

搓揉着朦朧的睡眼，

咕嚕着嘴兒從石縫裏爬出。

×

×

×

點散着頭兒的蒲公英，

側着肥大耳朵，

落在溫柔的太陽的光波裏，
傾聽着流河嘩琮的山歌。（山谷）

至於作者鍊字造句的工巧，則又可從下列各語見之，如「鴻雁在碧空樓上了一條痕印嘆氣。」「斷牆破屋沈着愁苦的脸，好似悲哀塞住了喉。」「窗戶沒有了窗櫺，好似張着大口夢裏的牧童。」「揉一把布衫，好似揉一把憤怒。」「荊棘惡作劇地牽住了我的征衣，露珠鬼開玩笑似的，跳上了腿脛。」「把我青春的年華，一經一鏗敲進石頭的心窩！」描寫的生動活潑處則如「露營」裏的一節：

同志們熟睡得如一灘爛泥，

她的膝蓋擠歪了他的頭顱，

另一個的泥脚却壓住了她的胳膊。

疲乏使同志們失去了知覺，

戰們的生活使同志們變成了天真的孩提。

又如「打柴」裏的一節：

尖銳的雷聲叫了，

我們流星般的

從林裏擠出。

有的耳朵上摘着大黃花，

有的腰裏繫着爬虎，

張同志的手襖繡針黹出重血，

阿寶的腿上挂滿手鐲。

當我寫這篇文章時，頭當年歲除夕，外面風雪交加，室中沒有炭火，寒暑表降到三十餘度。爲我孤獨四年所遇第一奇冷之日。我渾身像浸在冰窖裏，手指發僵，可是一面翻閱着『小蘭花』原稿，一面抄寫，竟一口氣抄了這許多，這朵蘭花的芬芳如何使我醉心，是可想而知。但法國印象派指揮家佛郎士曾說過：『批評是靈魂對傑作的冒險』我不該將靈魂的奇遇，齊告諸世來，去國該留下大筆份，讓讀者們已走進這幽泉山石之間，聞風相悅，徘徊欣賞，所以就此擱筆了。

如上述年月雲林寫於樂山春暉山館

馬拉

白雲似一縷飛紗

輕拂着山腰的人家；

絲絲炊煙

又飄到白雲裏溶化。

舜王坪上（註），

開着碗大的黃花，

一隻花豹在草坪上奔跑，

後面追來了

持着獵槍的馬拉。

一片白雲掃去了花豹的蹤影，

酒杯花笑紅了臉頰，

馬拉張着滴溜的眼睛

打量着翠綠的山窪。」

（註）晉南腰山之巔，土人稱之日舜王坪，上面奇花異草甚多。

駝鈴

一陣旋風

捲來了一陣黃沙，
沙漠上的蓬帳裏，
吹起了悲壯的暮笳。

我○着美味的羊腿，
打着火把，

走在駝隊的前頭，
聽駝鈴

飄向遼遠的天涯。

池塘邊

一條小魚

輕悄地沈下水去，

牠躲開了，

躲開了池塘邊，

銀鈴般的

笑話。

春天的路上，

飄來了一對村女，

她們並肩兒坐着，

洗着誰家的衣服？

疎落的砧聲

喚起了安閒的白鷺，

蕩在水裏的布衫

滿染着

被鬼子炸出的血污，

她倆的笑聲沈寂了，

揉一把布衫，

好似揉一把

憤怒！

小蘭花

青青的樹上

粘滿了纍纍的石榴，

她們似乎受不了束縛

努着嘴兒探出了牆頭。

小蘭花舉着細長的竹竿。

偷偷地

○着石榴，

石榴抱着枝子摸索；
牆裏有人咳嗽，
小蘭花揀着竹竿，
從牆跟下
悄悄地溜走。

小蘭花

生下來就沒有爸爸，
五年前又死了媽媽，
她寄養在姑姑家裏，
姑姑照顧着自己的兒女
却懶得理她。

小蘭花，

似一匹無人照管的小馬：
鑽在莽原的深草裏，
捉捕螞蚱；

她把野花編成了項圈，
從項圈裏
看着白雲變成了彩霞。

倦了，

她睡在草原上，

忘記了字箐，

忘記了家，

溫情的太陽

却在偷偷地她。

她跟着一羣村女，

爬過了山窪。

提着竹籃，

到山那邊採茶。

人家穿着繡花的鞋，

他的鞋子

却露着趾甲。

她沒有注意這些，
得意地閃着挺亮的眼睛，
想去摘

那朵最美麗的茶花。

雪白的茶花

插在她

紫着紅頭繩的黑髮，
她蹣跚地走向湖邊，

影兒輕盈盈地映在水下。

她有茶花般的美麗；

她有白鶴般的秀雅；

她有野馬的奔放，

野馬却遠不及她瀟灑。

一個秋天的早晨，

在遙遠的芭蕉山下，

响遍了密密的槍聲，
嘶喊着奔騰的戰馬。
人們挂着滿臉的驚恐，
提老攜幼
奔奔流亡的天涯！

小蘭花脚着指頭，
倚在一棵楸花樹下，
靜聽着槍聲，
迷戀着老家，
她潔白的心靈裏
沒有鬥爭，沒有屠殺。
「日本鬼子來啦！」
她沒有在乎這話，
機關槍的叫噪
她以爲是
誰在吹着奇怪的喇叭。

日本兵真的來啦，

把她裝上了汽車，

她高興得如一朵盛開的荷花，

她以爲

這——可以帶她

到她沒有玩過的山窪。

終於

小蘭花被鎖在

一座富麗的幽宮——

她聞不到了湖畔的草香；

她聽不到了畫眉歌聲；

她再也不能

望着星星

向她擠着天真的眼睛。

從鐵鎖的罅縫裏

她輕輕地吹着口哨，

喚山拘的那隻梅花鹿兒，

來踢開這罪惡的囚牢。

「噠登，噠登！」

遠處，牛皮靴在得意的叫，

叫聲帶來了

鬼子兵的猙獰的狂笑。

小蘭花以爲笑聲是來救她？

她喜得黃鸝似的跳躍。

「嘩啦，嘩啦！」

鎖快要開了，

我們稀世聖潔的小蘭花

剎那間

將毀滅在血腥的爪下。

這駭人的剎那啊！
大地停止了呼吸，
在期待着
期待着誰來救她！

月夜

踏着靜靜的草原的夜
我孤獨地背着月亮走
一個墨色的沉重的影子
徘徊在我的前頭

我回頭望一下月亮
她彎彎的眉尖輕逗着雲袖
着答答地躲避着星星的眼睛
像是吃醉了酒

湖畔

蓋地的青草

○抱着雪白的羣牛

牧童倦了

睡在一塊大青石上

柔嫩的草兒

在春風裏輕輕地歌唱

鷺鷥啣去了斜陽

黃昏吞沒了蝴蝶的翅膀

晚霞在睡覺以前

把星兒悄悄地撒在天上

羊兒偎在大青石邊

依戀着鎖在夢裏的牧童

清脆的鈴聲

輕叩着朦朧的月亮

舟子無心的吹着口哨

口哨

彈動了水裏扭花的銀光。

暮 秋

緋雲擁着遙遠的羣山，

暮靄在蔭林之傍抖顫，

鴻雁在碧空輾上了一條痕印，

羔羊伴着秋草倦眠，

啊，雁呀！

涼風吹冷了你的溫情，

你，帶着眼淚南旋了，

你北國的憶念中

——只有辛酸！

晚霞染紅了林梢，
新月睨視着幽靜的虹橋，
虹橋吻着潺湲的流水，
寒蟬叫白了路旁的青草！
我癡癡的望着天邊——
那是淪陷的家，
雲從家鄉飄來，
可曾帶來慈母的消息？
雲的緋色臉龐，
是被敵人氣紅？
還是濺上了誰的血跡？

夜行軍

澹白的銀河橫在天空
星兒也睜着朦朧的眼睛
這一隊輕裝的戰友

在黑黝黝的夜裏
摸索着遙遠的路程

隊伍像一條細長的蜈蚣
在乾涸的河床上爬行

腳踢着零亂的石子

戰馬嘶破了沈寂的夜空

山風輕輕地踰着遠去

一潭秋水

落滿了朗滅的星星

同志們

帶着兩腳濃重的露水

踏着野草交織的山徑

兩條腿似測量的尺子

趕忙地丈量着黑黯的路程

跌倒了

一隻友愛而粗壯的手。
會把你攙起

落伍了

一支小白旗

會牽引着你的眼睛

只要跟上這激流般的行伍
那你永遠迷失不了路程

穿過了無數幽黯的谷

越過了無數陡險的嶺

大膽不休息的前進

東方已飄起了一片金紅

同志們

掛起了滿臉微笑

林蔭裏響徹了晨鳥的歌聲

啊，黑路已經走完

迎接着我們的

是燦爛的光明

露 營

一隊同志們

貪趕着遙遠的征途，

却疲困了鋼一般的身軀。

青蛙已歌唱到夏夜的三更，

同志們

却仍邁着沈重的脚步。

隊伍已走進了百戶人家的山村，

同志們

僅僅爲了住宿

却不好挨戶叩門。

這——

怕驚醒了恬靜的睡着的村人。

籍着星星的淡光，

同志們

摸到了村外的打麥場上，

強睜着迷糊的睡眼，

抱過一抱乾枯的麥梢，

胡亂地攪開。

撲通，撲通——

大家將身子向麥梢上一摔，

像一羣疲困的羔羊

僅僅舒展了一下臂膀

便沈進了甜蜜的睡鄉

任虫兒爬在身邊，

任落葉飛在臉上。

同志們

橫豎地躺在麥梢窩裏，

熟睡得如一灘爛泥！

她的膝膝

擠歪了他的頸顱；

另一個的泥腳

却壓住了她的胳膊。

疲乏

使同志們失去了知覺；

戰鬥的生活

使同志們變成了天真的孩提。

一聲嘹亮的號角

震蕩在浸晨的原野裏。

同志們

隨着號聲一骨碌爬起，

眼也不及睜

就忙着收拾零亂的麥楷，

整理行囊和槍枝！

幾天的疲勞

已完全丟在打麥場裏。

每個人

都揹了槍，連蹦帶跳，

永遠是那麼笑嘻嘻的。

打柴

天邊還掛着

一顆最明亮的星星，

朝曦已把山頂洗得飛紅，

號角抖動了

早晨清涼的天氣，

睡醒了的嶺崗上

站着天神似的騎兵。

我們這支爬山的隊伍，

像一條鐵鏈

纏繞着山腰跳動。

荆棘惡作劇地

牽住了我們的征衣，

露球兒開玩笑似的

跳上了繩索。

我們隨意地哼唱着山歌，
不覺得已爬到了山頂。

於是——

我們散開來鑽進林叢，

遍山裏響徹了

嘩嘩嘩嘩的打柴聲。

彩霞在天邊輕擦着裙裾，

壯朗的笑語

透出了葉縫。

滾滾的飛向山谷。

不知誰

擲出了一聲救亡的歌子，

立刻，大家便隨合着唱起，

雄壯的急吼的洪流

把山林震得抖動了。

更將槍聲打斷，
湧向茫茫的大野裏。

歌聲剛剛停止，

有的人

便耽擱着追趕兔子，

小兔兒驚悸地逃竄了，

無意中

却把幾隻野鳥驚起。

密茂的枝葉被我們搖得瑟瑟索索，
人，却看不見蹤跡。

偶爾，一個同志身影隱隱地露出，
但，他一閃動，

便又被濃蔭深深地埋起。

尖銳的哨聲叫了，

我們流星般的
從林叢裏擠出。

有的耳朵上掖着大黃花；
有的腰裏繫的爬山虎。

張同志的手被棘針割出了血；

阿實的腿上挂滿了蒼朮。

我們像一羣勞動的天使，

揮一把汗，擦一把血，

抗着大綱天網的索

笑嘻嘻地集合在一起。

晨風輕輕地吹來，

把飛霞吹淡了色彩；

我們驕傲地對着懶惰的太陽，

看誰的臉笑得更紅，

誰的臉上泛着更多的歡喜。

蘆花塢

花蘆塢，

躲在大湖的角落裏，

被密茂的蘆葦深深地圍住，

從遠山眺望

好似枯草叢裏

誰滴落的一顆大的淚珠。

是一個可詛咒的日子。

水流冲出了絲絲血縷，

平靜的蘆花塢啊，

竟演出了駭人的慘劇！

風掠過碧波，

激起了淚珠般細碎的浪花，

叢生的蘆葦
飄拂着白鬚；

十幾個茁壯的農夫
在湖畔，

含着眼淚，帶着憤怒

把被難的秀妹埋起，

高高舉着粗黑的胳膊

對太湖立誓

「一定要給秀妹報仇，

拿鮮血洗淨蘆花村的羞恥！」

晴朗的白晝，

十三個漁夫

輕悄的撐着漁船，

戴着傘大的斗笠，

在湖面上從容的撒下魚網，

眼波

却隱着隔岸敵人的陣地，
靠岸

泊着幾隻敵人汽艇，

汽艇噴吐出濃烟與蒸氣，

拍擊着浪花，

向漁船追擊。

十三個漁夫

迅捷地撥向蘆花塢裏，

寥落的蘆花，

蕭瑟的葦荻

密密地織成了水上的森林，

任汽艇怎樣咆哮，

漁船却無處尋覓。

夜，

滿天繁星

深深地印在湖底，

蘆葦叢中，
一聲呼槍
喚出了泊着的漁船七隻，
船的黑影
偷偷地蕩向敵人的陣地。

十三個漁夫，

握着炸彈，

握着槍刺，

眼溜溜地摸向敵營。

黑夜吞沒了他們粗壯的臉，

波浪激起了他們的勇氣！

十三個漁夫

披着夜幕

化成了十三位驍悍的戰士！

「無敵！」

敵營裏火光衝天，
人喊馬嘶，
慌亂驚恐的「皇軍」
互相踐踏着
奪路逃避。
烈火吞噬着敵營，
敵營裏躺滿了血屍，
敵人的大砲無目的的放射，
砲彈跌落
永遠擊不破的湖水裏！

下弦月在笑了，

七隻漁船

載着十三位戰士

和滿船的勝利

輕捷地擡向蘆花塢裏。

山谷

一、

一條靜靜的山谷，
像一位羞答答的村姑，
怕誰瞧見她的容顏，
纔躲到林山的深處？

一條銀色的小河，
從遠山飄瀉下山麓，
飛濺着細碎的浪花，
如玻璃的碎片，
白色的珍珠。

兩行半浸在水裏的蘆葦，
擁抱着清澈的靜謐的流河，

搖擺在山澗的風裏，
像美人睜着長睫毛的眼睛，
向落日巔送着秋波。

幾顆站在山頂上的翠柏，
把纏綿的白雲劃破，
更向天空的星星伸手，
是想摸一摸？

兩座陡峭的高山，
把天空剪成一匹青緞，
蝴蝶輕舞着美麗的翅膀，
青蛙們蹲在草叢裏閒談。
山風像一位溫存的姑娘，
輕輕地拂弄着
綠樹林子的琴弦。

冷冬躡着脚步走來，
由谷打撈了一身素白？

結着冰步的河面上，
閃耀着水晶般的陽光。

傳了——臉雪紛的山谷
像西施細膩柔嫩的胸脯，
風指彈去了枝頭的雪髮，
露出了紅采。

抵着嘴兒笑的梅花。

呢喃的燕子勸着春天。

甲嫩綠的綵線繡着山麓；

草芽好似受了委屈，

搓揉着朦朧的睡眠，

咕嚕着嘴兒從石縫裏爬出。

點散着頑皮的蒲公英，

側着肥大的耳朵，

落在溫柔的太陽的光波裏，

傾聽着流向河埠的山歌。

綠透了的山野，
襯托着半山腰的幾樹桃花，
像害臊的臉兒，
不自由的
泛起了兩朵紅霞。

繫着藍布頭巾的樵夫，
把一担乾柴放下，
打着火石抽着旱烟，
歌在一柱掛滿了
繡線穗子的白楊樹下。

二、

敵人兇惡的魔掌，
抓撕着山谷外面的村莊，
從敵人指縫裏漏出來的人們，

閉着眼淚，
向幽靜的山谷裏躲藏。

太陽壓彎了西山的樹梢，
從山口跑來了

一個穿石榴紅布衫的村女，
後面，緊緊地追趕着
兩個絡腮鬍子的倭奴。

可憐的孩子

走乏了她的腳步，

沒忍耐何地

她鑽進了濃綠的林子裏去。

那個鬼子？

她會托攬着荊條，

尋覓村女的蹤跡，

寒綠，
梢頭裏噙着的笑聲

從樹林裏驟急地飛起。

兩個鬼子

翻着筋斗滾下了山谷，
紅濁的鮮血把流河沾污。

息息地，驟舞給的樹林，

村女如旋風般的衝出，

脫去了石榴紅的布衫，

——是那個繫着籃顏巾的樵夫，

風，激烈地急扭着樹幹，

山谷也了換了一副曠野的面貌，

——像一個不馴的野獸

面對着敵人

作堅強的蠻橫的狂笑。

——像那掀滾着怒濤的大海，

迎着吹爛濃雲的颶風

担着急喘的胸膛面長喘。

石匠

舉着祖宗留下的錘，
握着祖宗留下的鑿，
一天到晚

辛辛苦苦的來幹活！

汗一滴一滴的流，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

呢，

這一槌一鐮一掘鑿，

把祖宗的年華消磨，

現在呵，

又鎮日的伴着我！

滿天星星，

我就翻下床來，

提着鐮，拿着鋤，

踏着朝露，爬上山坡，

粗黑的胳膊

越一落，

不管筋骨痛，

不管肢體乏，

只是叮嚀叮嚀吃力的鑿。

鐮和鋤

配合成勞動的歌，

把太陽喚起來，

又把太陽送落！

山花多少次開了又凋謝；

葉兒又無數次青青又禿落！

我不管這些！

頭不抬，

汗也不揩，

只是眼瞪着豎在石上的鑿，

揮動着鉄斧

叮噠叮噠的錘着，

把我的汗

把我的血

把我青春的年華

一錘一錘敲進石頭的心窩！

這血汗做成的看塊，

拿去給富人們建大樓，

築高閣！

俺不知道哪是佳節，

哪是快樂！

粗黑的皮膚任烈日晒，

筋骨任風砂磨！

整天的忙碌，

整天的流汗，

一天只掙得七八角。

孩子吃着餓，

老婆要米下鍋！

生活被窮困的鞭子抽長，

哪年才掙得脫？

老丁和油印機

老丁，

住在破廟裏，

伴着一架油印機，

手在不住的寫，

忙壞了一枝筆。

老丁，

把我軍忠勇的事跡，

敵人的暴行，

簡短的消息，

用心地

織成一張張小型報紙。

他手臉上滿污了油墨。

凍僵了四肢

拔把野草，

拾些柴枝，

點上暖烘烘的火，

嘿，

老丁又吃勁地幹起

深夜，

老丁伴着油印機，

滾動着油軸，

小小的報紙

一張張地油印機裏吐出。

老丁的嘴邊泛起了笑，

一盞搖幌的清油燈

也在快樂的跳。

老丁把報紙背在肩上，

偷偷摸摸地

散發到淪陷區羣衆的手裏。

這老丁心血結晶的啊，

如燃燒的種子，

播種在廣大人羣的心裏，

把每個人的抗日烈火燃起！

老丁是軍隊的耳機，

是羣衆的導師，

像一顆明亮的星星

閃耀在邊黑的夜裏！

他是一條情感的鏈子

把千萬顆羣衆的心

緊緊地串在一起。

鬼子來了，

老丁把鋼筆臘紙

急忙地收拾，

擋在肩上，
溜之大吉。

鬼子追在屁股後頭，
老丁得拚命的跑，
他丟了身邊的衣服，

丟了飯包，

油印機却親密地摟在懷抱。

你若說他有點傻氣，

他却得意的向你笑笑：

「我性命可以不要，

油印機却不能丟掉！」

小鬼阿根

——一位幼小的宣傳隊員

兩通鼻涕掛在上唇，
破舊的軍衣垂到腳跟，
在一塊牆壁下蠕動的——
那是小鬼阿根。

阿根提着石灰水筒，
舉着麻做的筆，
筆桿是細竹竿的，
長有五尺。

阿根站在牆腳下，
寫着歪歪扭扭的字，
歪歪氣氣的牆壁，
等過了。

繡滿了抗戰字句的大衣，

這是陳橫的功蹟！

你若揷掉他的腦袋，

不正經地

問他多大年紀？

他却向你瞪瞪眼兒，

鏗鏘鼻子，

「先生，

年紀小就不能抗日？」

你若惡意的

開他的玩笑，

他却會裝做不理，

只是聚精會神的

揮掃着筆，

想把他幼小的

抗日的烈火

整滿牆壁。

偵探老李

偵探老李，

緊一緊布紫腰，

掛上了良民證，

戴好了氈帽頭子，

挑一担白菜，

歪歪拉拉的

走向敵人盤據的城池。

把門的

日本鬼子，

狠狠地踢他一脚，

向他擡一擡鬍子，

老李立刻跪在地上，

張着嘴巴，

傻里傻氣的

磕頭作揖。

嘿！

到底老李有本事，

他裝着傻瓜。

大模大樣地

混進了敵人的營盤裏。

一個日本軍官，

捏着盒子，

威嚇着老李，

要他告訴我軍的消息，

老李裝做啞巴，

乾饒的瓜子

比劃着莫明其妙的消息。

「八格牙鹿！」

軍官鎗了他一個筋斗，
他却不慌不忙地爬起來，
打量了一下周圍，

又把白菜挑起。

傻笑掛在他的臉上，
憤怒燒在他的心裏，
沉痛地發誓：

「去你媽的，

日本鬼子，

老子不領着隊伍

來砍爛你們的腦壳？
便是狗娘養的！」

幾個日本兵

搶去了老李的白菜，
打飛他的帽子，
用槍托敲他的屁股，

硬逼他吃一堆狗屎。

鬼子們笑哈哈地走了，

老李咬牙切齒的！

把恥辱深刻在腦子裏。

中頭偏西人

老李挑着憤怒，

挑着消息，

一蹶一顛的

走向自家營裏。

逆接着他的

是無數誠懇的好兄弟。

血仇

——盤據腐城石壁（晉南地名）之敵西竄，余與工作同志赴英區訪問，目睹敵軍獸行遺跡，不覺泫然。

毀滅的村莊，
穿上了一件破爛的睡衣，
淒風無情的掠過，
捲來了一陣陣血腥的氣息！

寂寞的村莊，
不見半個人影；
鼠，蜥蜴
任意地爬進爬出，
沒有半點兒顧忌！

樹，燒焦了枝牙，

房屋只剩下了

坍塌熏黑的牆壁！

鴿子躑躅在廢墟上低泣，

日之夕矣，

她們，何處歸棲！

是誰家的狗？

瘦得骨撐着皮，

伏在瓦礫堆上，

啃着嬰兒的腳肢！

烏鴉背馱着斜陽，

銜着誰的柔腸飛去？

無辜的犧牲者啊，

你的慈母可知道

這悲慘的消息！

灰堆之傍，

僵臥着一個鬚髮蓬亂的女屍，

兩乳已被割去，

剛刀直插於

血肉模糊的下體！

她痛苦的睜着白眼，

死瞪着

灰堆裏冒出的縷縷燭絲！

呻吟在牆角下的老人，

菜色的臉上

縱橫着血淚的痕跡！

黧黑的皺紋內

蘊蓄着洗不掉的字句：

「可恨的日本鬼子，

是我永生的仇敵！」

是誰流下的鮮血？
凝結在淒涼的石上，
做和中華的男兒
誓死不屈的標幟！

軟軟的泥地上，
深深地印着鬼子兵足跡。
啊！

這鉄蹄踐踏過的泥沙裏，
含着多少憤怒，
多少血淚！

風嗚咽的狂吻着大地，
却吻不掉這血腥的傷痕！
陰雨，淌下了同情的淚濺，
也洗不掉這仇恨的印跡！

啊！

鬼子踏破了華夏，

玷污了我們美麗的大地！

在這華夏的一角，

印上了罪惡的烙印，

播下了四萬萬人的仇恨種子！

看，

太陽噴吐出紅的光芒，

給大地披上了一件血的征衣！

燦爛的金光

向黃帝子孫悲壯地點啓：

「唯有血的戰鬥

才能殲滅暴敵！

唯有戰鬥的鮮血

才能把恥辱雪洗！」

傳令兵和大紅馬

他背起公文袋，
跨上了大馬，
韁繩一緊，
紅馬飛邁起狂蹄。

大紅馬，
奔馳在銀白色的雪山裏，
如一隻桃花色的燕子，
飄忽於白雪的天際。
馬蹄踢起了朵朵雪花，
又踏破蒙着薄冰的淺溪。

「嗖——嗖——」
敵人的子彈從耳邊擦過，
他的心頭擦起了火，

紅馬也憤怒地把尾鬃撒直。

他們更勇敢地

衝過敵人的火網，

是那樣的迅速，

——同敵人的子彈賽跑似的。

到了第四支隊的駐地，

他跳下了大紅馬，

投下了今夜襲擊鬼子的消息。

鼻孔裏噴着白氣，

眼瞪着槍聲稠密的遠方，

閃亮地睥睨着敵騎。

他的左臂濕沾沾地，

他以爲是和馬一樣地淌着大汗，

絲毫沒有在意。

他興奮地又躍上了戰馬，

鮮血

却偷偷地從左臂上流淌。

鞭兒一揚，

大紅馬又昂起了頭，

如溜烟似的疾馳，

他和紅馬都沒有半點疲憊，

像曠野的風

捲着曠野的雲

永不休停的掠過大地。

槍聲謳歌着火線的黃昏，

朔風掠着雪片

凜冽地率向戰鬥的人羣；

紅馬張下了嘴嘶，

迎着刺骨的風雪，

在槍彈嘯的風網裏

驮着艱巨的任務飛馳！

看！

在風雪漫漫的戰地，

黃河北岸的山樁裏！

他和大紅馬

用噴湧的鮮血，

寫着辛勞的字跡！

劉黑袍

劉黑袍

擺着柏朗甯，

騎着棗紅馬，

映着個半死的倭澤大佐，

打巖石欲墜的山頂上

急速地馳下。

敵人的騎兵隊，

如一條飛蛇，

緊緊地追在後面，

踢起了山路的塵砂。

騎兵隊不敢開槍，

生怕誤殺了被俘的大佐；

劉黑袍急騎着紅馬，

滾大的汗珠

在額角上滾着。

聚紅馬拐一個山角。
 荒草綠林埋住了山徑，
 看，山半腰
 已馳下了猛烈的追兵！
 這危險的利那呵，
 山林已嚇得不敢抖動。

劉黑疤豎一豎濃眉，
 緊一把豆繩，
 揮一把豆大的汗珠，
 沒入了濃密的林叢。

蒼茫的綠樹林子的海，
 迸出了機槍的咯咯的笑聲；
 倭寇的兵隊
 如一窩無王的蜂，
 慌亂的互相踐踏着，
 向四山逃生！

聚紅馬閃馳在綠樹林子裏，
 劉黑疤扭露着
 毛茸茸的紫胸，
 他驚喜的響亮的口哨
 震出了游擊隊的
 粗壯的弟兄。

紅 纓 槍

阿毛抗着紅纓槍，
提着三顆血淋淋的心，
笑嘻嘻地

闖進了紅槍會的園林。

「喂，敵人的心！」

阿毛喊着，

幾個同志驚喜的跳起，

眼睛直瞪着三顆心，

憤怒地

想把牠一口吞進！

阿！

三顆赤色的心，

你，纏繞着多少眷戀家鄉的情絲，

有着多少軍閥壓榨的烙印！
這淋漓的鮮血，
挽着你多少怨愁！
這細柔的肉紋裏，
含着你多少櫻花的淚痕！

啊！

三顆無依的心：
你曾瀏覽過
披雪的富士山！
你會漫步於
輕風碧波的海濱！
而今呵，
軍閥逼迫着你
踏進了死滅的宮門！
熊熊的烈火，

燒烤着三顆血淋淋的心，
肥嫩的肉

慢慢地捲縮，焦灼，

縷縷蒸騰的水氣

洋溢着三顆心的

無限的怨悔；

鄭愁

和遺恨！

阿毛幾個人

吞嚥着半生不熟的心，

鮮血濺污了嘴角，

粗壯的面容

泛着勝利的歡欣！

阿毛豎着濃脣，

爽毅地裂動着嘴，；

「不管他

是不是冤枉；

是不是受軍閥的壓迫

不得已而進攻我們；

只要他是

幫着惡魔橫行，

只要他

蹂躪我黃帝的子孫，

我都要吃他的心！」

阿毛拿起了紅纓槍，

昂着頭

又英勇地跨出了濃密的綠蔭！

紅纓槍閃耀着正義的光芒，

血色的紅纓

驕傲地飄動於祖國的山林！

我們站在中條山上

我們站在中條山上，
紫銅色的面孔

向着西方：

秋天的原野
敞露着褐色的胸膛；
汾河像一條淚痕

把被凌辱了的草原
縫成一件送葬的衣裳！

星散在豆田裏的村落，
披一身暮靄，

像一隻隻受傷的鳥
顫抖着痛苦的翅膀；

交織的道路，

像被沙魚咬破的網，
把大地套進了寂靜，

——寂靜像得坟墓一樣！

那個村子飛捲着大火，
 火舌噴出了悲慘的哭喊，
 可是我們純樸的同胞，
 遭受了苦難？
 從村子裏跑出，
 馬背上
 綁着掙扎的村女。

（我們站在中條山上，
 眼睛冒出了火星，
 憤怒燃燒着心胸？）

黃昏，挾着風雷
 大踏步地走來？
 驚人的閃電
 想把濃雲的長天劈開！
 我們奔下了山崗，
 趕着搶救罹難的同胞，
 殺向汾河血岸，
 衝向汾陽！

我的故鄉

我的家鄉，

是多麼雄偉壯闊：

頭載着黃河，

腰繫着泰山，

大明湖做了他炯炯的眸子，

膠東半島

伸在太平洋裏洗腳。

我的故鄉。

是多麼地堅強。

陽山給他披上了鎧甲，

金嶺鎮的鐵鑽

做了他鋼鐵的心臟

無論是白天黑夜

他都在戰着洶湧的海浪，

風沙號叫着，

禁閉起了金黃的斜陽，

夜——

從黃昏的風砂裏爬出

展開了黝黑的翅膀；

敵人罪惡的魔掌

兇狠地抓撕着我的故鄉！

泰山氣得臉色發青，

黃海，渤海，

嘶喊着重仇大恨的聲

紅霞揚起了戰旗，

長空呼嘯着腥風。

故鄉，

山林沸騰着殺敵的洪流，

廣漠的原野上

輝耀着鐮刀，斧頭；

成羣的粗壯的大漢

咬着牙，瞪着眼，

在同敵人作生死的搏鬥

我的故鄉。

像一條綠林好漢，

雖然

敵人在他眼前磨刀，

但，他毫不胆怯，

因為——

他將一拳把敵人捶爛！

悼昉如

戰鬥的五月，

披了血色的榴花征衣；

大江的風濤

敲起了殺敵的戰鼓，

昉如呵，

你瘦消的姿影

齧着強堅而沒！

你沒有哀生的呻吟，

你沒有纏綿的淚語！

如一把鋒利的劍

投入了海濤滾滾的深處！

記得：

一個秋雨淋漓的天氣；

在荊棘縱橫的中條山麓，
我倆邂逅相遇，
泥濘濺污了你的腿，
荊棘刺破了你的皮膚，
你熱切地同我握手，
又匆匆地踏上了
雨網迷濛的征途！
爲了急緊張的工作啊，
你沒有片刻休息的工夫！

昉如呵，
你有堅強的意志，
你過着嚴肅的生活，
在你銀邊的眼鏡眶下，
滑不過任何人們的懶惰；
在你鋼條般細瘦的手裏，
漏不過任何細微的工作！

啊！

繁重的工作……

吸盡了你的血……

苦困的生活……

把你的健康折磨！

防如呵！

你畢竟爲國而犧牲了——

如一顆明朗的星子，

在沒有月亮的夜裏殞落！

憶 黎 風

一封雨水浸溼的信，

在江邊的煙霧裏，

帶給我一個悲痛的消息，

啊，黎風，是你？

已長眠在漢江畔的大巴山裏！

記得，五年前的一串日子，
我倆的釘鐵的鞋底
曾多少次輕叩着大明湖堤，
那佛山的倒影，
不是常常逗引着我倆神往嗎？

我倆伸着拳頭比勁，
浴在廣場上的朝陽裏，
慣常，我是輸給你，
你清朗的笑聲，
驚起了歌唱的黃鸝。

雪夜，我倆縱談着天地，
輝映着爐火的飛紅。
你洋溢着歡欣的臉龐，
冷不防，却給火苗

剪一個壯健的黑影。

燈光下，你坐在我的身傍，
叫筆沃不休地在紙上走着，
睽年青的不平的烈焰哪，
想借筆的力量
燒毀奴隸們的枷鎖。

眼前滑過一隻蝙蝠，
蝙蝠帶走了我的記憶，
也帶走了你的影子。
紅冰皺着眉頭嗚咽，
晚風哽塞着喉嚨哭泣，
我某立在江邊，
想借淚珠兒牽出記憶，
淒迷的暮靄
却抹去了你的影子。

啊，你的影子！

我默默地咀嚼着你的字句，
「一身戲劇，一身文筆！」
生命它也會隨着江流消逝，
這摩羅的字句啊？
怎麼越嚼越覺着纏！

是熱淚，模糊了我哀傷的眼，
我低頭，淚珠兒滴濕了衣衫，
啊，寒鴉已把殘陽啄走，
我睜着眼睛
呆望着西北哭泣的雲天！

一個傷兵的歌

我咬緊牙齒，

把彈傷糜爛的右臂
從谷的伸結外科醫士，

他微笑地望一望我，

又細心的端詳着我的病臂，

決斷寫在他的臉上，

「叭」的一刀，

右臂帶着右手

血淋淋的脫離了我的肢體！

我把右臂

出細裝在一隻箱子裏，

想把它寄回老家去，

好伴着祖宗的骸骨

在荆棘縱橫的祖塋裏安息。

因為我已獻身國家，

不知明天

此身又戰死何地。

因了流血過多

身體衰疲，

我便靜靜地臥在後方醫院裏
治療，休息。

這裏，

有無數一同負傷下來的兄弟，

他們；

有的少了一條腿，

有的炸去了鼻；

他們，沒有誰呻吟苦痛，

沒有誰埋怨上帝。

和我一樣，

都在快慰地

拂拭着自己光榮的傷痕，

只恨自己

沒有多生長幾隻手臂！

傷，漸漸好了，

醫生說我身體已無殘廢，

我便被遣送回籍。

一路上

我緊緊地攬着裝手臂的木箱，

懷念着漸走漸近的家鄉。

家鄉，我幼小時的春灰廓！

桃花含羞地開遍了山崗，

梨花搖曳着染黃了大地，

滾滾的江流。

攜着碧綠的波瀾。

樓抱着我那可愛的城池。

今日啊

我又回到了令人迷戀的家鄉

正是榴花盛開的節季，

大霧濛濛漠漠？

辨不清山水是否依然那般醉人的秀麗。

我們顛簸的小船

鎖在迷濛的霧網裏，

吃力的逆流上溯，

幾乎是

伸手不見五指。

我踏進了霧幕籠罩的古城，

街道上幾個稀疏慌惶的人影

倏然遁跡。

一條條死靜的街道

沈默地躺在瓦礫堆裏，

幾棵燒焦了枝杆的樹

在茫茫的灰霧中點綴！

啊，

生我的城市呵，

麼麼？

我與你僅僅分離了兩年，

却踏過了幾次敵網！

你往日的繁華呵，

竟變成了一片荒涼的瓦礫！

我沈痛地

走進了家園的故址，

院牆倒塌，

院落裏堆滿了破磚碎瓦，

棟樑灰燼到處狼藉！

往日

滋生着美麗花朵的花台上，

而今哪

佈滿了零亂的瓦石。

瓦石縫裏

蓬生着青草，

樹蔭的小徑，
蔓延着蒺藜。

我愉快的回家探望親人，
舊時的庭院

親人却無影無跡！

我踏遍死靜的院落尋覓，

斷牆破屋沈着愁苦的脸——

好似悲哀塞住了喉！

却告訴不出我親人的半點消息！

窗戶沒有了窗櫺，

好似張着大口歎氣！

屋角挂滿了蛛網，

台階上凝結着斑斑血滴，

我的爸爸媽媽啊！

這，是不是

你老人家罹難的標記？

在頰牆的角落裏，

我檢起了一塊炸彈的破片

——這罪惡的種子！

牠，刺痛了我的左手！

冰冷了我和血潮騰的心底！

牠，把我經濟麗的城市毀滅！

牠，炸散了我親愛的父母兄弟！

啊？

我手裏的炸彈殼！

呵，還有我媽媽的淚涕？

可沾有我爸爸的血？

呵，炸死了我年幼的弟弟？

我慢慢踱到城外的祖塋，

悲痛地望著幾座新添的墳墓，

帶走我的哪幾粒親人

長眠在這裏？

儘管我怎樣地悲痛號咷，
墳墓却沉默的默然無語。

顧宗疚盡筋勞瘁，

在平個炸彈炸出的洞穴裏，

職把我的右臂

和這無情的彈片

深深地理起下

紀念着我殺敵的汗臂

深埋起敵入暴行的痕跡，

許千萬萬黃帝的兒女啊，

你們可緊緊地牢記！

瓦礫堆裏，

我拾起了一把生鏽的鋼刀，

我奮力的磨：

磨得耀眼的光亮？

無比的鋒利！

我握着鋼刀，

揮着僅有粗壯的左臂，

衝破濛濛漠漠的霧網，

奪回血染的戰地。

誰敢說

我云隻胳膊不難殺敵！

放羊的孩子

雲，纏着青色的山尖，

像湖總剪成的飄帶，

又像美人的綺麗的羅袖，

把微風從遠方悄悄地逗來。

挂着珍珠般露的葉子，
閃灼着浸晨金黃色的太陽；
早起的百靈咪落了露珠，
露珠打散了

濕潤的清新的草香。

浴在金色的光波裏的
那一羣可愛的白羊，
朝一片最綠的草坡上爬——
像一片軟茸茸地雪白的柳絮
挂在新綠的枝梢上。

阿金擎着小小的鞭子，
緊緊地跟着羣羊，
藍補綻褲管捲到膝蓋，
披撒着的童髮

在春風裏飄蕩；
用口蹄鼓勵着羊兒前進，
用圓滑的石子
指點着羊兒的方向。

他坐在一塊大樹根上，
得意地拂摸着羊兒的鬚毛，
眼兒儘盯着啃草的羊，
嘴角泛起了天真的笑，
像母親搖着搖籃裏的嬰兒；
像壯貓舐着美麗的小貓。

他抱着一隻白羊，
摸着一隻白羊，
盯着無數隻白羊。
聽羊兒咀嚼嫩草，
聽山鳥歌唱歸陽。

太陽滾出了大地的邊緣，
布谷鳥任性的

敲破了山谷的靜；

妓小玲瓏的紅下頰

也拉開了婉轉的喉嚨，

阿金無心地唱着小調，

山野裏飄起了清脆的歌聲：

「啞——啞——啞——

啞——啞——啞——

我的羊兒真真好，

不管小路多難走，

不管山頭多麼高，

你看，你看——

它們快快活活地

跟着我滿山跑，

呼喚聲從野荳蒳
樹是滿地綠草。

我的迷魂陣——

你求我跑不動。

——

我的小白羊

是我給的響亮聲……」

——

在頂上歡騰的舞着跑；

在頂上歡騰的舞着跑；

在頂上歡騰的舞着跑。

——

在頂上歡騰的舞着跑，

在頂上歡騰的舞着跑，

在頂上歡騰的舞着跑，

在頂上歡騰的舞着跑。

你已經九歲了，

該把羊兒們交給我了，

你應當

除山下的野草。

讀了書，

可以騎高大的馬草。

可以穿頂漂亮的呢絨衣，

可以做威風的木匠師傅；

可以娶個有錢人家的姑娘。」

阿金撇着小嘴……」

身子

像弱柳生氣東風的拂摸，

滿不高興地墮在搖幌；

「什麼我都不喜歡，

就只喜歡放羊草。」

他抱起了那隻羔羊，

把小腮兒

緊緊地貼在它鬆鬆的毛上。

三，

一個晴朗的秋天，

阿金趕着羊羣，

踏着山坡快落的太陽，

羊兒擁擠着走進了柵欄，

忽的，他發現了

失落的——一隻最潔白的羔羊。

他拌着一根藤杆，

爬上了那沒有路的山崗

一面饒着新月的大旗徐徐展開。

銀淚溢出了星星們的眼眶。

他扯起嗓子呼喚：

「鈴郎——鈴郎——」

喊聲孤獨地向着遠遠撲去，

正應着哀憐的回響，

背着月亮的山澗黑得怕人，
 息息嗚咽的荒蕪像走着野狼。

他爬上了荒蕪濕潤的墳場，

冷不防，一腳踏空，

身子便被墮地，跌落的石子，

骨碌碌

滾進了荆棘交纏的枯叢。

但，他還不覺得疲倦，

還覺得疼痛，

只是拼命地喘着一聲「郎」

懷着餘生沉重的心

又翻上了松柏燦明的嶺。

他的聲音嘶啞了，

劃出血的腦

也不能由他自由胡動，

他靜靜地佇立着，

恨不得把耳朵拉長，

好捉捕山野的動靜。

蒼山濕

「雲霧——」

野狼兇惡的隱着

樹頂光下的青松在簌簌抖動。

楓林蒼茫地矗立孤立的白楊，

望着殘缺的月明，

「海珠」大顆天顴地落下，

心在悲哀驚悸地跳動。

山嶺聳峙在岸上攬着無力的手，

大瀟瀟地斷續的風聲的船

不可挽救的

沈到浪濤滾滾的海中；

——像沒有花朵的園裏

旋記着的
那隻孤獨的蜜蜂。

大地像一個熟睡的老牛，
山巒爬進了午夜的靜寂，
誰吹出年。

「誰不睡？」

從一塊危巖的下端

飄來了羔羊的悲聲，

他被聲音激盪的心裏，

像春風裏初開的桃花，

裂着嘴兒

喝着雨點的滴滴溫情。

他欣喜地

打探着聲音的源泉，

脚步急忙地踏過棘叢。

牠蹲下來，倚着羊的
像孤獨的流浪者

臥在他灰暗的腳邊；
像纖弱的荊條

把自己的身軀向樹上纏。

月兒輕輕地微笑，

羊兒溫馴地伏在他身邊，
用靜默

訴說了別離的懸念；
用柔弱得可愛的眼睛

訴說了對他的依戀。

看！

它緊緊地靠在他的身傍，

像餓餓了兩天的嬰兒

在哭得無一點氣力的時候
又被抱到媽媽的乳前。

V 四

一個天氣陰沉的日子，
 倭寇的兵隊衝進了山裏，
 機關槍吓吓的直叫，
 在找尋游擊隊的蹤迹，

阿金趕着羊羣
 往深山裏跑，

路邊的青草，攔出了
 那潔白的蠕動的頭頂，
 「嗖！嗖！」

近處的土塊開了花，
 羊兒驚慌地跑向四方。

阿金快躲到土坡後頭，
 這道溝是月本鬼子
 向這洋灘打槍！

年老的爹爹急得臉色蒼白，
阿金却似乎沒有聽到槍聲，
奔跑在山坡上，

一心一意地
招呼着慌亂的白羊。

「轟——」

幾柱濃煙夾着塵土轟地升起，
破碎的石塊飛向四方，
幾個黑色的巨大的妖怪
顛移索地跳在阿金的面前，
龐大的身軀

撲向他的胸膛！

煙塵迷了阿金的眼睛，
鋼片洞穿了他的臂膀！

一陣眩暈

使他靠近了死鄉。

羊的呻吟

紛紛的呼喊，

再也絞亂不了他的心腸。

砲彈停止咆哮，

白羊都靜靜地

躺在土窩裏，

鮮血澆在他們的身邊，

泥沙埋起了

它們的半截身子。

阿金掙脫了暈眩的鐵鉤，

伸出了一隻炸傷的手臂，

緊緊地，親熱地

樓抱着一隻白羊的屍體。

他冒火的眼睛瞪着遠方，

「羊啊，我一定給你們報仇，

啊！啊！這可惡的……」

憤怒沒有吐出。

阿金便白瞪着眼，

殭了四肢！

仇眼悲痛的熱淚

仍然縱橫在他的面頰上，

殭了的手臂

依舊樓抱着白羊的屍體，

啊！樓抱的

緊緊地，緊緊地！

海星詩叢

小蘭花

定價五元五角

著	編	發	發	經
者	輯	行	行	售
者	者	入	著	者

蒂	牧	姚	莽	成都桐堂街一二五號 各大大書店
克	丁	雪	原	
		崖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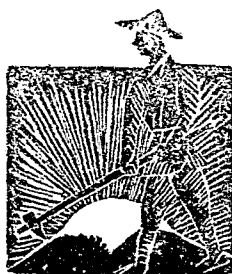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3000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六一號

82
442240



3C

26

20